



# 那些 回不去的 年少时光

-上-

新版  
全二册

TIME  
PACKAGE

时光包裹

桐华作品  
TONGHUA  
WORKS

总有些时光，要在过去后才会发现，它已深深刻在记忆中。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雅天卷  
CS-BOOKY

TIME  
PACKAGE  
时光包裹

那些  
回不去的  
年少时光  
-上-

新版  
全二册

A Book  
Dedicated  
to Our Youth

桐华  
作品



# 那些 回不去的 年少时光

## 目录 contents

- 001 ..... 前言 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
- 009 ..... 第1章 最初那些年  
每个少年的眼睛，黑白分明，犹如一块幕布。  
勇敢、冲动、懦弱、好奇、渴望、困惑、  
伤心、失望、思索.....  
所有属于青春的绚丽色彩都在那黑白分明的  
幕布上上演。
- 043 ..... 第2章 懵懂的感情  
时间之内，你、我也许早已容颜沧桑。  
各自于天之涯、海之角。  
时间之外，你、我依旧眉目晶莹，  
并肩坐于那落满桃花瓣的教室台阶上。
- 075 ..... 第3章 平淡不平凡  
年少的心，稚嫩柔软。  
所以，伤害与温暖，都会被深深铭记。  
最后，所铭记的，和时光交融，  
成为我们的性格。
- 107 ..... 第4章 似曾风雨路  
世间最固执的伤口是不流血的伤口，  
没有良药，也无从治愈，  
即使平复，也如水上月影，  
看似完整平静，  
可每当风吹过，就会皱起细细裂痕，  
暗暗疼痛。

- 141      .....      第5章      时光如刀剑
- 当有一日，我们经历了被伤害，  
懂得了疼痛和畏惧，  
才会明白仁慈和退让。可这时，  
属于青春的飞扬和放肆也正逐渐离我们而去。  
我们长大了，  
胸膛里是一颗已经斑驳的心。
- 183      .....      第6章      与文艺有关
- 羡慕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，  
向前走一步，可以变为钦佩，  
将其视作榜样；向后退一步可以变为嫉恨，  
将其视作敌人。可是，没有人是完全的天使，  
也没有人是完全的魔鬼。
- 217      .....      第7章      青春的代价
- 人生多歧路，一念之差，  
也许踏上的就会是一条坎坷的歧路。  
当然，歧路也是路，也有人走出了不一样的辽阔天空。  
但是，如果时光能倒流，  
他们沧桑的容颜、疲倦的微笑会宁愿选择没有那一步之失。
- 253      .....      第8章      离别在眼前
- 总有些时光，要在过去后，  
才会发现它已深深刻在记忆中。  
那些人，已在时光的河流中乘舟远去，消失了踪迹。  
心中，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的温暖，永不消逝。
- 290      .....      尾声      未完成时时光



A BOOK DEDICATED TO  
OUR YOUTH

## 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

2008年5月12日，汶川发生了里氏8.0级大地震，陕西、甘肃发生了里氏6.5级到7.0级的余震。

那一日，身在旧金山的罗琦琦如往常一般开车去上班，提前三十分钟到办公室，边喝牛奶，边上网收发邮件，突然，她看到了汶川地震的消息，震惊地点进去，确定了这条消息的真实性。

大脑麻木了几分钟后，她突然意识到四川与陕西接壤，四川发生这么大的地震，陕西肯定也会被波及。顾不上此时是中国时间的凌晨，她给家里打电话，电话没有人接；换爸爸的手机，没有人接；换妈妈的手机，没有人接；换妹妹的手机，依然没有人接。

琦琦一遍遍拨打着父母的电话，在无人接听的电话声中，她的手开始发颤。

华人同事小玲的父母在成都，当电话连续打不通时，她趴在办公桌上失声痛哭。

整个早上，罗琦琦什么都没做，只是一遍遍拨打着电话，一遍遍刷新着网页，可地震刚发生，连震级都没有真正确定，网上的报道少得可怜。她为了了解陕西省受到的冲击，搜出了中国地图，用尺子测量西安和汶川的距离，按照比例尺计算实际的空间距离，又打电话给麻省理工研究地壳运动的大学校友，询问他地震传播的次级递减规律。等到下班的时候，她已经成了半个地震专家。

晚上，电话终于打通。爸爸说：“人都没有事，房子也没事，就天花板

掉了几块，电视机被砸得有点变形，你不用担心，媛媛一直陪着我们。”

琦琦挨个询问了一遍家里的亲戚，确认了每个人的安全，又对妹妹千叮万嘱咐。

正要挂电话，妹妹说：“你过十分钟后给我的手机上打个电话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

十分钟后，罗琦琦打到妹妹的手机上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“姐，你算过多少年没回过国了吗？你去的是美国，不是月球！昨天下午地震后，我们没敢在屋子里睡，在街头露宿了一晚，爸妈一直在念叨你。就是美国总统也要回家看望一下父母吧？你就日理万机到连回家一趟的时间都没有？我知道你给了家里不少钱，爸妈住的房子、我开的车子都是你的钱，如果没有你，爸妈和我说不定还在挤七十年代的筒子楼里，可你知道爸爸有肝硬化吗？你陪妈妈去过医院吗？我们若在震中，你想没想过你就见不到我们了……”罗媛媛哭了出来，五分是对生死无常的后怕，五分是对地震惨状的感同身受。

罗琦琦不吭声，良久，她说：“我会尽快安排假期，回国一趟。”

罗媛媛一边哭，一边笑：“这还差不多，爸妈肯定会很高兴。”

虽然决定了要休假，可工作上的事情，不是说走就能走的，等罗琦琦一切安排妥当，已经是九月份。

周围归国的华人都拎着大包小包，就她只带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行李箱。从旧金山起飞，十多个小时就到了北京。

罗琦琦恍惚地想，十多个小时，才是当年坐火车到北京四分之一的的时间，原来太平洋的距离并不是那么遥远。

在西安机场，取了行李，朝外走，听到有人高声叫：“姐，姐。”

一个打扮靓丽的女子不停地朝她挥手。

四年没见，有些许陌生，可当妹妹一把抱住她时，源自血缘的熟悉刹那就回来了。

媛媛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喜欢说话。她一边开车，一边说个不停，询问着

美国的事情，絮叨着国内的生活，又兴高采烈地说：“哦，对了，那天我和同事去税务局办事，那帮公务员没有艳若桃李，却绝对冷若冰霜。后来突然出来一个人，我不认识他，他却认识我，说‘你姐是不是罗琦琦’，我说‘是啊’，他就让同事帮我们把事给顺利办了。我们要谢他，人家推辞说‘一点小事举手之劳，我和你姐是老同学’，我以前和同事说你从小就是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，我同事还不信，总说我吹牛，那次才算信了。”

罗琦琦装作累了，闭上了眼睛。她从小就是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？究竟是她的记忆太好，还是别人太健忘？

车子停在楼下，琦琦没有回家的熟悉感觉，甚至压根儿不知道房子在几楼，像个客人，任由媛媛带领。

妈妈准备的饭菜惊人的丰盛，似乎要把罗琦琦四年来未吃的都补回来。

罗琦琦只负责吃，不负责说。可有罗媛媛在的饭桌，永远不会冷清，她连说带笑，连比带画，一会儿讲领导的洋相，一会儿说同事的八卦，逗得全家人笑了又笑。

妈妈一边吃着饭，一边试探地说：“琦琦，如果碰到合适的人，自己也上心一些，女孩子不管事业多成功，都要成家。你得给妹妹做个榜样，要不然她老是理直气壮地说‘我姐不也还没男朋友嘛’。”

媛媛朝琦琦皱眉头，以一种小声，却全桌子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还是你聪明，待在国外，压根儿听不到这些唠叨，下次把我唠叨急了，我就去投奔你。”

爸爸妈妈都笑起来：“就你这个样子，大学里连四级都考了三次才勉强通过，还出国？”

“好好的中国人，凭什么要考英语啊？考不过，还不许毕业，神经病！怎么没见英国的大学生考中文啊？”

“那不说英语，你的专业课成绩……”

“你们再说，再说我可不吃飯了！”

媛媛骄横地一瞪眼睛，爸爸妈妈立即和以前一样，全部投降：“其实的确没必要考英文，平时也很少用，用的人去考就行了。”

罗琦琦微笑地听着，享受着这种细碎的幸福。

吃过饭后，媛媛领着琦琦参观她的卧室。

房子是罗琦琦出国后才买的，她出了四十多万，父母负担装修费用。因为这个卧室是留给琦琦的，一直没有人用，桌子、床、书柜都簇新，没有任何时光的记忆，只有书架上的书看着熟悉。

琦琦拿了《红楼梦》，坐在床沿，随手翻着。1979年的版本，纸张已经有些发黄，真难相信，这本书竟然要三十岁了。

媛媛邀功一样地说：“怎么样？你的宝贝我都帮你保存完好。”她拉开书柜下方的柜门，“你亲笔签名的密封箱子在这里，我可从没打开看过。”

琦琦沉默地凝视着箱子，媛媛笑着说：“你好好休息，等休息好，我陪你吃遍大街小巷。”

琦琦拿出箱子，却没有打开，只是用手指摩挲着箱子上的签名。这些签名写于高三毕业那年，那时她才十七岁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其实连她自己都有些记不清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了。

她默默坐了一会儿，把箱子塞回床边的书柜里。

洗完澡后，罗琦琦给沈远哲、杨军、林依然各发了一封电子邮件。他们是她中学时代硕果仅存的朋友，自从出国后，就失去了联系，她也不太确定这些电子邮件是否还管用。

明明很累，可也许因为时差，也许因为枕头旁就是那只承载着过去的箱子，她翻来覆去，总是睡不安稳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她正在刷牙，电话响了。

“琦琦，你的电话。”

她急忙吐出漱口水，跑过去，拿起电话：“喂？”

“罗琦琦同学，你声音变化挺大的。”

这种说话方式，不可能是稳重的沈远哲，“杨军，你在……”她低头看着来电显示，“你在北京工作？”



“是啊，你呢？你这次回国是暂时，还是长期？”

“暂时，不过假期挺长的，有一个月。”

“什么时候回去，会经过北京吗？我和林依然聚会时，总会提起你这个无情无义的混蛋，想当年我们的三角关系多惹人羡慕啊！”

“那敢情好，我回头去北京的时候，你请我们吃饭。”

“成啊，只要你来，吃什么我都奉陪。”

“看来你现在是有钱人了。”

“去死，再有钱也不敢和你这赚美元的人比。”

“少来，美元在贬值，你不知道啊？你有女朋友了吗？和童云珠纠缠出结果了没？”

杨军只笑不答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目前还没有女朋友。”

“同学，听我一句劝，别一棵树上吊死，亏你还是学计算机的，不知道重要文件要备份啊？”

杨军好整以暇地问：“同学，那你呢？有男朋友了没？”

罗琦琦悻悻地说：“目前也还没有。”

杨军高声大笑：“林依然已经结婚了，孩子都快一岁了，是个女孩，特像她，完全就是一个小依然。”

“那可太好了，我批准她可以携带家眷出席我们的三角关系宴。”

“好嘛！反正不是你付钱。对了，你这次回国都想做什么？想过回故乡吗？”

“主要是陪陪爸妈，别的还没想好。”

“唉！你这是刚回来，还满怀着革命主义的浪漫情怀，等你和父母在一个屋檐底下住上两周，你就知道阶级敌人的滋味了，我已经总结过我和爸妈的关系，绝对的远香近臭。”

罗琦琦只是笑，不说话。

杨军说：“我先挂电话了，我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发到你的邮箱里了，有什么事，你随时找我。我们是一块儿长大的朋友，你要和我客气，我会生气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“把电话给你妈，我给阿姨问个好。”

罗琦琦把电话递给了妈妈，听到妈妈愉快的笑声，重复着说：“哦，还没女朋友呢？”

罗琦琦摇头笑笑，继续去刷牙洗脸。

在家里连续住了两个星期后，罗琦琦开始明白杨军的理论。

她和爸妈倒还没有沦落成阶级敌人，不过明显不如刚回来时受到重视了。妈妈又开始去公园跳舞，爸爸常常跑去找棋友，都不再抓着她问东问西。

罗媛媛倒还仗义，依旧尽量抽出时间来陪姐姐，可是估计也到最后的忍耐期限了：“姐，你什么时候回美国？”

罗琦琦笑：“下周我就离开西安。”

“去北京？”

“不是，先回趟我们长大的地方，再去北京见同学，然后回旧金山。”

一周后，罗琦琦圆满完成了探亲任务，在爸爸妈妈妹妹的欢送下离开西安。

经过两小时的飞行，罗琦琦到达了她的目的地。

一走出机场，热浪就扑面而来，比西安至少高了2℃。风很大，头发被吹得乱飞，罗琦琦一边走，一边不停地左右看着，和周围的旅游观光客一样，一点看不出来她曾在这个城市生活过十年。

坐在计程车上，罗琦琦看着车窗外，神情很恍惚，道路两侧的变化真的太大了，她寻找不到似曾相识的亲切。

计程车司机问她：“小姐来旅游吗？对什么景点感兴趣？”

“不是。”顿了一顿，她又说，“我小时候是在这里长大的。”

司机本来想推销旅游包车业务，没想到看走了眼，碰到本地人，笑着说：“看你这样子好久没回来过了吧？”

“十年。”

“哎哟！那可真够久的！”

“是啊！”是很久。

到宾馆时，天色已黑。

罗琦琦洗完澡后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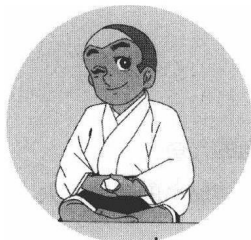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这座城市，她一路上都有些恍惚，还有隐隐的亢奋。

既然睡不着，就索性爬了起来，站到露台上，眺望城市的迷离灯火，却看不清楚哪一抹灯火是她的家。

已经这么多年过去，这个地方依旧牵扯着她的心。

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所有的行为都受童年经历的影响，所以，一切的因果都要追溯到生命最开始的地方……

**TIME  
PACKAGE**  
||||| 時光包裹



# 第1章

A BOOK DEDICATED TO  
OUR YOUTH

## 最初那些年

一休，小叶子还好吗？

新佑卫门将军还好吗？你的晴天娃娃还在吗？

我们都很想念你

# 1

## 回忆的开始

青春在哪里？

每个少年的眼睛，黑白分明，犹如一块幕布。

勇敢、冲动、懦弱、好奇、渴望、困惑、伤心、失望、思索……

所有属于青春的绚丽色彩都在那黑白分明的幕布上上演。

当它在缤纷地演出时，我们却懵懂无知，即使它近在我们的眼睛里。

正因为它太近了，近在我们的眼睛里，所以，我们无法看到。

唯有当它逐渐远离时，我们才能看清楚。看清楚那一切也许精彩、也许不精彩的故事背后的因果得失，可是，一切已经是定格后的胶片，无论我们是微笑，还是落泪，都只能遥遥站在时光这头，静看着时光那头荧幕上的聚与散、得与失。

这就是青春，唯有它离开后，我们才能看清楚。

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，不富也不穷，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低。在我五岁之前的记忆中，关于他们的画面很少，因为在我一岁零五个月的妹妹罗媛媛出生后，父母将我送到了外公身边。

在外公那里，我很幸福很快乐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是一个典型的泡在“蜜罐子”里的孩子。

外公是当地最好的土木工程师，画圆圈可以不用圆规，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蝇头小楷，晚年时喜读金庸，至今家里仍有他手抄的《倚天屠龙记》，装订成册，如一本本精美的古书。

外公出身富足，家里是大橘园主。因为他的出身，在那个年代，他没少经历风浪，可不管什么磨难，他都淡然处之，唯一让他不能淡然的就是他和外婆的离婚。离婚后，外婆带着母亲远走他乡，嫁给了另一个男子，这个男子对我的母亲很刻薄，母亲的童年和少年堪称不幸。等母亲再见外公时，已

经是二十多年后，初见时，母亲怎么都叫不出“爸爸”二字，早已不因物喜、不以己悲的外公老泪纵横。

提出离婚的是外婆，错不在外公，可外公对我的母亲依旧很愧疚，再加上我是他身边唯一的孙子辈，他对我的溺爱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。根据我二姨妈的回忆，我小时候又臭美又嚣张又贪小便宜，她给我买了一双小皮鞋，早上服侍我穿鞋，我坚决不肯穿，嫌弃皮鞋不够亮，无论她如何劝都没有用，她只能早饭都不吃地帮我擦皮鞋，她抱怨了两句，我立即去找外公告状，坚决要求打她屁股，外公真的就拿报纸拍了二姨妈两下。还有，家里无论任何人照相，都不能漏掉我，如果不把我纳入相机，那谁都别想照，连二姨妈的同事照合影，我都要掺和一脚。所以，虽然那个年代照相还是一件挺严肃认真、挺稀罕的事情，可我五岁前的相片多得看都看不过来，常常是一堆大人中间夹着个小不点，人家哭笑不得，我却得意扬扬。

那些人神共愤的记忆都来自于二姨妈的讲述，我是一点都不记得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只记得外公带我去钓鱼，我不喜欢他抱，要自己走，他就跟在我身旁，短短的路，我一会儿要采花，一会儿要捉蚂蚱，走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，外公就一直陪着我；外公给我买酒心巧克力，只因为我爱吃，他不介意人家说小孩不该吃醉；我把墨汁涂到他收藏的古书上，二姨妈看得都心疼，他只哈哈一笑；清晨时分，他教我诵“春眠不觉晓”；傍晚时分，他抱着我，坐进摇椅里，对着晚霞摇啊摇。

在外公的宠溺下，我嚣张恣意地快乐着。

五岁的时候，因为要上小学了，父母将我接回自己身边。记得母亲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不肯叫她“妈妈”，我只是一边吮着棒棒糖，一边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个远道而来、神情哀伤的女子。在我的大哭大叫、连踢带踹中，母亲将我强行带上火车，返回了我的“家”。

从此，我的幸福终结，苦难开始。

在外公身边，我是小公主，我拥有一切最好的东西，最丰厚的爱，整个



世界都在围绕着我转，可是，在父母身边，另一个小姑娘，我的妹妹才是小公主。

父母本来上班就很忙，而他们仅有的闲余时间都给了我的妹妹。妹妹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，她能言善道，会撒娇，会哄父母开心，而我是一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“爸爸”“妈妈”都不肯叫的人。

两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孩子，又都是唯我独尊地被养大，在一起时免不了抢玩具、抢零食。我一再被父母嘱咐和警告：“你是姐姐，你要让着妹妹。”

在父母的“姐妹和睦、姐姐让妹妹”的教育下，最好的玩具要给妹妹，最好的食物要给妹妹，最漂亮的裙子要给妹妹。总而言之，只要她想要的、她看上的，我就要一声不吭地放弃。

在无数次的“姐姐让妹妹”之后，我开始学乖，常常是一个人躲在一边玩，不管任何东西，我都会自觉地等妹妹先挑，她不要的归我，甚至已经归我的，只要她想要，我也要随时给她。吃饭了，上饭桌，一句话不说，快速地吃饭，然后离开，他们的欢笑交谈和我没有关系。

我从叽叽喳喳，开始变得沉默寡言。我常常思念外公，那个时候，每次痛苦孤单时，我就会想着等我长大了，可以自己坐火车时，我就回到外公身边，唯有那样，我才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有点盼头。

记忆中最深的一幅画面就是黄昏时分，母亲在厨房忙碌，我躲在书柜的角落里翻《儿童画报》，父亲下班归来，打开了门，第一声就是“暖暖”，妹妹高叫着“爸爸”，欢快地扑上去，父亲将她抱住，高高抛起，又接住，两个人在客厅里快乐地大笑。

我就躲在暗中，沉默地窥视着。他们做游戏，他们讲故事，他们欢笑又欢笑，一小时，没有任何一个人问我去哪里。那种感觉就像我坐在宇宙洪荒的尽头，四周漆黑一片，冰冷无比，孤单和荒凉弥漫全身。当时我也许还不明白什么是宇宙洪荒，也不明白那种让我渴望地望着外面，却又悲伤的不



肯自己走出去的情绪是什么，但是，那个蜷缩在阴暗角落，双臂紧紧抱着自己，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外面，渴望听父母叫一声自己名字的孩子样子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上。

直到晚饭做好，母亲把菜全部摆好后，才想起叫我吃饭，我仍然躲在书柜、沙发、墙壁形成的死角里不出来。我又是自伤，又是自傲，在心里莫名其妙地一遍遍想着：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我？迟了，已经迟了！如果再早一点，我会因为你们的呼唤，欢快幸福地冲出去，可是现在，我不想答应了！我就是不想答应了！我不稀罕！我一点都不稀罕你们！

母亲打开每个房间叫我，都没有发现我，他们向妹妹询问我去了哪里，但那个笨笨的小人只会摇头，娇声说：“我在玩积木，不知道她去哪里了。”

因为我人小，缩坐在角落里，是一个视觉盲点；他们又怎么都想不到，我竟然就在客厅，在他们的眼皮底下，这又是一个心理盲点，所以父母一直没有找到我，惊慌失措下再顾不上吃饭，匆匆找来隔壁的阿姨照顾妹妹，两个人穿上大衣，冲进冬夜的寒风里，开始四处寻找我，而我只是坐在客厅的角落里，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发生。

我并不是故意制造这场慌乱，我只是当时真的不想答应他们的叫声，而后来，等事情闹大时，我自己也开始慌乱害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把自己更深地藏起来。

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深夜，后来，妹妹捡滚落的积木时发现了我。这个家伙一脸“我军抓住国民党特务”的兴奋表情，邀功地去上报，父亲抓住我想打，母亲拦住了他，问我原因，我看着父亲的大掌，摸着自己的屁股，想都没有想就冲口而出：“我没听到你们叫我，我看着看着图画就睡着了。”

我人生的第一个谎言让我免去了一顿“铁掌炒肉”。

还差一个月六岁的时候，我进了小学。

当时，对上年龄的管制很严格，没有满七岁绝不许上学，不要说差一